

January 1934

## 所謂南北文化的意義

Xujing CHEN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陳序經(1934)。所謂南北文化的意義。《嶺南學報》，3(3)，59-74。檢自：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1929/vol3/iss3/6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3/iss3/6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# 第四章

## 所謂南北文化的意義

在上面數章裡，我們已將過去和近來一般的人們的南北文化的意見，略為介紹，並稍加批評。在這一章裡，我們要將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，略為解釋。

我們以為從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看去，中國只有一種文化，沒有所謂南方文化，和所謂北方文化。這種文化不但是從其發展的方面看去，沒有南北之分，就是從其性質的方面看去，也說不到南北之分。

我們現在且先從其發展的方面來說：

中國的文化，具有悠久的歷史，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。可是詳細考察起來，她的原始很不容易斷定。比方尚書以堯典為首篇，史記又託始於黃帝，到了晉皇甫謐又補了三皇本紀。結果是中國的文化史又提前了好多年。到了宋羅泌著路史，於是開天闢地的人物也託出來。事實上五帝以前的文化，固是可疑，黃帝堯舜夏禹的文化，現在也有人不相信。這種懷疑，在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上，當然有了相當的位置。但是懷疑未經證實以前，或是像顧頡剛先生所說，「反的方面的工作，尚未多作，」我們不妨略探這些書籍的記載，來做解釋，並以示中國文化發展的大概。

傳說古代帝王有所謂燧人：有巢，庖犧，神農，諸氏；燧人氏教民鑽木取火，所以從此以後，人民始有熟食。據一般研究文化的人，都以為火的發明，是文化史上一個最大的發明；因為火的發明，不但是影響於人類的飲食方面，而且影響於文化的其他的方面。

據古史的記載，古代的人民都是穴居野處，到了有巢氏的時代，始教人民架木為巢；因此居住方面，從此以後，也逐漸的進步起來。

庖犧氏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；又教人民以二儷皮制嫁娶之禮。我們於此知道在伏犧的時代，不但在物質方面的田獵已見端倪，在社會方面的婚姻和精神方面的哲理，也見萌芽了。

到了神農的時代，耕種的工具，像耜耒也開始創造，而使農業能夠逐漸進步。他又自己嘗試百草，使醫藥能夠逐漸發達，以除人民的疾病；教民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

黃帝繼承上面所說諸氏之後，對於文化的發展上尤爲努力。他和他的臣僚教民製作衣裳舟車等物質的文化，同時在社會制度，而特別在創作文字上的功勞很大。

堯舜承黃帝諸氏之餘緒，對於文化上的努力，而特別是政治制度上的設施，尤爲後代所賞讚。故中國文化根據古代史料的記載，在堯舜時代已有相當的發達，然而中國的文化，一到堯舜的時代也可以說是已趨於成熟而逐漸固守的途徑。我們讀史，知道在這個時期，曾有洪水之禍，禹治平之後，而有夏的世襲政體，遂爲中國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之始，然根本的政治制度並沒有重大的變化。同時在夏朝的四百餘年的文化，既沒有什麼異彩，而對於這一代的紀載，也很缺乏。所以孔子免不得要說「杞不足徵」。夏朝固是如此，商朝也差不多是這樣的。就是到了周初，在大體上也不外是把已往所遺傳下的文化，略爲增益。所以鄉土觀最重的孔子之對於周雖尊崇備至，然究不若其對於堯舜之甚。所以我們說，若據一般史書的紀載，中國文化的規模，幹體，在黃帝堯舜的時代，已經確定。此後一朝一代人物幾經滄桑，然除了枝葉的變異外，根本上並沒有多大的改革。

從皇古以至周初，中國的文化，既逐漸的發展，而趨於成熟，而

這個文化的本身上，並沒有南北之分。事實上在這個時代裡，南北的對峙，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。所謂中國之南，中國之北，都是苗夷所住的地方。若是中國之南的文化，或是中國之北的文化而能成立，那麼這些文化是中國以外的南北文化，而非中國以內，或是中國本身的南北文化。因為中國本身上只有一種文化。文化沒有南北兩種，詩大雅有「自南自北」之句。但是這裡所指的，乃是武王從文王的南方的豐邑而移到北方的鎬京，於文化沒有多大的意義。

很多的學者，以為春秋戰國的時代是中國文化的全盛時代。可是這種意見，也非盡對，而其錯誤是由於他們太看重了這個時代的思想，而把思想來代表整個文化。我們承認在思想方面，這個時代確是超越過去的任何一代的思想，可是在思想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文化，要說也像思想一樣的超過已往的時代，而特別放出異彩，却是我們所懷疑的。思想，雖是特別發達，然而思想上的沒有南北之分，我們上面已經說過，這裡不必再述。此外又如孔子孟子及諸子書中所說的南方或北方，有些雖和文化有多少的關係，但是這些片段的記載，和枝葉的說明，也不足以代表文化的全部，或是重要部分。這一點，我們在第一章裡也已說過，只好從略。

秦漢以後，中國的文化，不但其他的方面跳不出周秦以前的圈子；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家的思想，且因好多原故，而被擯斥。結果是不但不能循着已往的軌道而增益，還且好像步步落後。其後佛教的傳入，於中國一部分人的人生觀，及生活上，雖有多少影響，然中國文化的幹體，却不因此而動搖，而於中國的南北文化上，更沒有什麼關係。

南北朝的時代，從政治的組織的形式來看，雖有南北之分，但是以整個文化來看，則其差別也是很微。而且無論南朝或是北朝，所奉

以爲政治上的標準原則，却沒有什麼不同。又外族南侵之初，因種族的不同，而文化也有差異，然而這個差異，與其說是南北的差異，不如說是中國與五胡的差異。何況在北方的中國人既並不放棄其固有的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，而外族之侵入中國者，且不久而被染華風，獎勵華化；結果不但沒有南北文化之分，所謂華夷文化之分，亦因之而消滅。

隋唐統一以後，所謂枝葉上的南北各異也且沒有；此後而宋而元而明而清，中國固有之文化，沒有一代不循着過去的舊路，而成一系統，成一直線，成一音調。

因爲時間上的發展，是代代如此，所以中國文化只有一種文化，沒有兩種文化，也沒有所謂南北文化之分。我們若再從空間上的發展看去，則所得的結論，也是一樣的。

在前面數章裡，我們已經指出好多學者從事研究中國文化之由北方而趨於南方，這個南方和北方，照我們的意見，至多只能說明像劉光漢所說學術方面，也許其他的方面，有時南勝於北，有時北勝於南，然並非說明南北兩方文化的不同。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北勝於南，或是南勝於北，不外是說明中國文化的發展的中心，並非說明其差異。因爲中國的文化的發展，只有一種文化，所以無論是北勝南勝，還是這一種文化，而非別種文化。因此之故，我們以爲從中國的文化的空間發展看去，所謂北方文化，就是南方文化，而南方文化，也就是北方文化。這一點，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的由北趨南的歷略中見之。

原來中國文化之在周代以前所佔的區域，是在黃河流域的很小的地方。禹貢的九州，是否可靠，尙有問題；就算做可靠，荆揚一帶，還是南蠻的地方。周室東遷，諸國稱霸，南北固逐漸開化。然所謂開化，又不外是中國化；中國化又不外是表明中國固有的文化的範圍

的擴大，並非南方本身別有一種文化崛起，而和中國的文化兩相抗衡。○左傳吳伐郟而書爲「蠻夷入伐」，(成公七年)衛君習吳語而書爲「效夷語」，(哀公十二年)只是表示中國與蠻夷的文化的不同，而非中國本身上的南北文化的異點。我們可以說在春秋戰國的時代，中國的文化範圍，還是在黃河一帶。

晉室東遷，永嘉之亂，中國文化的中心逐漸由黃河流域而趨於揚子江流域，這是一般學者所承認的。然而這個變更，不過是一種文化的地理的中心，從一個地方，趨到別一個地方。同時經過此次的遷移，此後一直到了現在，這個中國文化的中心，始終是在長江流域，沒有再推進而至於珠江流域。所以事實上所說的文化中心，由北趨南，不外是由黃河流域而趨到長江流域。長江流域在古代固是中國的南方，然在近代却是中國的中部。有些人以爲在南宋的時代，中國文化的中心，趨到福建；然而這個見解是片面的。南宋的朱子和其他的福建學者，在學術上雖有相當的位置，然從文化的全部看去，其中心仍在長江一帶。所以嚴格來說，中國文化的中心，從整個中國看去，不外是從北部趨到中部，而非由北部而趨於南部。

假使我們不以中國的文化中心來做研究的對象，則中國文化之由北部而趨於中部，再由中部而趨於南部，當然是很顯明的。然而這裡的南北差異，也非文化本身的差異，因爲南方的文化，就是北方和中部的文化。質言之，南中北三部只有一種文化，——這就是「固有」的文化。

不但是南方的文化，乃北方的文化，而且保存和遷移傳播這個文化到南方的人們，也差不多是北方的人們。唐杜佑通典裡說：

「永嘉之後，帝室東遷，衣冠避難，多所萃止；藝文儒術，斯之爲盛。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，吟咏不輟。蓋因顏謝徐庾

之風扇焉。」(卷百八十二揚州風俗條)

又如唐林謂的閩中記說：

「永嘉之亂，中原仕族，林黃陳鄭四姓，先入閩。」

連丘濬所謂嶺南第一的相業人才的張曲江，以至他自己及好多人們，都是由北方遷移來南方。他們本身既是北方人，他們的文化，也是北方的文化。

北人南遷的記載，清趙翼說的很多，在他的陔餘叢考裏說：

「宋南渡時，凡世家之官於朝者，多從行；如韓肖胄庀皆琦之曾孫也，王倫旦之裔孫也，呂本中祖謙祖儉祖泰皆公著之後也，常同安民之子也，晏敦復殊之後也，曹友聞彬之後也」(卷十八宋南渡世家多從行條)

在他的二十二史劄記裏他說：

「宋南渡諸將，立功雖在江南，而其人皆北人也。張俊鳳翔府成紀人，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，岳飛湯陰人，劉世光保安軍人，劉錡德順軍人，吳玠吳玠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，楊存中代州山享縣人，王德通遠軍熟羊些人，王彥上黨人，楊政原州臨涇人，牛皋汝州魯山人，曲端鎮戎人，成閔邢州人，解元保定軍德清些人，王淵熙河人，趙密太原清河人，李寶河北人，魏勝宿遷人，王友直博州高平人，李顯綏德軍青澗人。統計諸名將，無一非出自山陝者。是南宋之偏安，猶是北宋之餘力也。其他不甚著名，而城守抗節者，亦多係北人。」

原來南方文化之中國化，大概是由於北人之向南遷移，而特別是東晉南宋的時代。北人之或宦或商，以及因亂而南遷者為多。此外一般臣僚之被謫而到南方者，如韓退之之在潮州，柳宗元之在永州柳州，蘇東坡之在瓊州，對於這些的地方風俗學術，均有相當的影響。](參

看屈大均廣東新語珠璣巷條)

嚴格來說，中國的文化，不但是由北方而趨於南方，且可以說是由南方而趨於北方。我們已經說過，中國的文化之在古代，是沿黃河的附近，現在華北各省的北方的地方，是狄人的根據地，在黃帝時代的獯鬻；西周時代的玁狁，也許就是狄人或是狄人的同種。在春秋戰國之世，得了齊桓公和晉文公等的征伐，到了趙滅中山以後，北狄完全同化於中國。此後又如五胡之亂華，而被華化，元清之統治中國，而為中國所化，均可以說是國中的文化之由南方而發展到北方。

同樣中國的文化也是向東和向西兩方而發展。王制說「東方曰夷，被髮文身」，就可見得東方的文化之和中國的文化不同。周公營東都於維雒邑，據說也是為着鎮壓東方的民族而施行中國的「德化」。又如詩經魯頌所載魯公伯禽之平淮夷的功績，也是不外表示中國文化之向東發展。至於向西發展，也是很顯明的。西周的晚年，西方的犬戎猖獗起來，且把幽王殺死，他的兒子平王沒有辦法，只有東遷京都的妙計。但是秦國日強，逐漸把西戎二十餘國滅起來，結果是在戰國末年，通通為秦所征服。到了秦統一天下，這些地方的人民和文化已和中國的人民和文化沒有多大的差別了。到了後漢代之通西域，三國時的蜀國之向西開拓，以至後代之青海新疆西藏等處之入中國版圖，均和中國文化之向西發展上，有莫大的關係。

這樣看起來，中國文化的空間的發展，不但是由北向南，而且由南向北，以至向東向西而發展，然則所謂中國的南北文化，簡直變為沒有多大的意義了。

我們的結論是從中國的「固有」的文化的發展的時間上看去，中國近代的文化，就是古代的文化，而古代的文化，也就是近代的文化。從其發展的空間方面看去，北方的文化，就是南方的文化，而南方的



文化，也就是北方的文化。質言之，中國固有的文化，只有一種文化罷了。

我們現在且來談談中國文化的性質：

我們以為中國文化的性質，是很單調的；這種單調的文化的代表，可以說是孔家，所謂中國文化，在大體上，可以叫做孔家文化。

本來孔子由今日來看，固生於二千餘年前，然由中國全部歷史的託始來看，却生於二千餘年後。同時他在春秋時代又不過是諸子百家之一，把他來做中國全部文化的代表，豈非太過嗎？我們以為中國文化之代表人物，於孔子之外，本可加入老子，但是在大體上，老子的思想之實現於文化各方面者，可於孔子的思想之實現於文化各方面者找出來。同時二千年來的文化的重心，是偏於孔家的思想。在孔子以前的文化的紀載，在諸子著作，像莊子裡雖可以找出，然比較有系統的紀載，還要算孔子所刪訂之書籍。所以嚴格來說，中國全部的文化，有了這麼悠久的歷史，固不能以某一個人，或某一部分來代表。可是從文化的重心及大體上看去，孔家之在中國文化的位置的重要，無論是誰，都要承認的。

中國的全部文化，或是文化的重心，既可以孔家來做代表，而孔子的根本原則，又不外是「一以貫之」的道。本來孔子這種「一以貫之」的道的本身，是有矛盾的。可是這個矛盾，後來沒有人看出來，而且應用起來。其實現於複雜的文化的各方面，人們更不容易看出，結果是形成中國這種特殊的文化。孔子的道的矛盾，我在別處已經說及，這裡不必再述，因為了矛盾，所以也不容易領會。孔門弟子像子夏這麼超越，也說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連孔子自己也沒有明白說出來。我們根據論語所載，曾子的說法：

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我們翻孔子的全部的言論著作，大體上可以相信曾子的解釋。我們以為孔子之所謂道，大概不外道德的生活。本來道德生活，不外是文化很多方面的一方面，而且這種生活，是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有密切的關係，及受文化其他方面的影響。無奈孔子看不出這點，他拼命去提倡他所謂道德文化，結果是看輕了文化的其他方面。

不但這樣，文化是演化的，道德既是文化的一部分，道德應該是時時隨著環境和文化的其他方面而演化。孔子又看不到這點，遂以為道德是固定不變的東西。同時他既以道德來做文化的標準，道德不變，則文化也無從變換。質言之，這種文化不但在時間上是「一以貫之」，就在空間上也是「一以貫之」。空間既是施諸四海而皆準，那麼不但是在中國沒有所謂南北之分，就是放大中國的範圍，到全個世界，也不應有南北之分。

因為太過重視道德，我們已經說過，結果是太過輕視文化的其他方面，像人生的物質的需要。這一點不但是孔子如此，老子佛家也是如此。孔子之輕視物質生活，在他的言論和著作中，處處可以找出，比方君子是得乎道的人，所以他說：「君子不器。」又說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。」又如「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。」他的弟子中最為他所贊許者，首稱顏回，然其原因，不外是像他所說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他又稱禹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，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，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上面不過是從個人方面來說，其在家庭方面他說：

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；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
其在政治國家方面，我們且看下面一段談話：

「子貢問政。

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

曰：去兵。

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

曰：去食；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他如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，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須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，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；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其最顯明的是：

「邦有道，穀；邦無道，穀；恥也。」

消極方面，他既反對複雜的物質文化，積極方面他所主張的道德生活，大概是曾子所說的忠恕之道。

原來忠原於孝，而恕發於仁；孝是指下對上所當盡的義務，仁是指上對下的情性。照孔子的意想，人類一切的關係，都可歸納於這兩種觀念裡，而人類一切的關係，也可以從這兩種觀念推衍而來。

原則上這種忠恕或是仁孝之道，略如上說；在應用上這兩種觀念的施行的基礎制度，就是家庭。家庭制度本來是世界各種民族所共有的現象，可是她在中國却佔了一個很特殊而且很重要的地位。一般社會學者相信家庭是傳播文化的一個媒介，可是在中國的文化的重心是在家庭裡，而且只就是家庭。我們差不多可以說，中國的文化，是家庭(家族)的文化。

家庭既是社會文化的基礎，一切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特質，都和家庭有密切連帶的關係。比方國家本來是政治的組織，然從孔家的原則

看去，却不外是家庭的放大。因為國家所依賴以治理的原則，和家庭所依賴以治理的原則，是一樣的。故孝經士章裡說：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，以孝事君則忠。」又如大學裡說：「爲人君止於仁」。由此類推，而至於治天下的原則，也不外是這樣。所以大學裡說：

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；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」

又如國家之有君主，天下之有帝王，也猶家庭之有家長。君王之於人民的關係，也猶家長之於子女的關係。家長之於子女，有絕對的威權，所以君王之於人民，也有絕對的威權。數千年來的中國不知換了多少朝代，然專制政體之不變，未始不由於此。

政治如此，宗教也如此，拜祖先是由於孝敬父母而來。孝敬父母，不但在其生的時候，就是死後也要這樣。因此之故，拜祖先上一切的需要，像儀式，像神位，像節期，以至廟祠宗族的制度，遂爾產生。

孝敬父母不但可以產生宗教上各種動作和制度，而且生出婚姻喪祭上各種動作和制度。父母死後應當葬得其地，風水的習俗，因之而生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，於是多子多孫的大家庭，因而發生；而多妻多妾的制度，也得了道德信條上的允許。

因為要孝敬父母，所以父母在，不遠遊，父母死，喪三年。結果是自供自足的農業宗族鄉土的制度和觀念，因之而發達，而在文化的經濟各方面，也現出特殊的性質，而形成中國的特殊文化。

總而言之，這種以孔家化的道德爲標準的文化，不但是流行於中國的北方，而且流行於中國的南方。平情來說，這種孔家的道德文化要是沒有歷代的政治勢力的保障和宣傳，也許會像春秋戰國時的諸子一樣。但是孔家既給專制君主以理論的幫助，專制君主又給孔家以實力的保護和傳播，從文化的觀點來看，政治雖不過是文化的一方面，

然而從歷史上看去，政治却常爲文化的中心。所以過去的歷史記載，大都是政治的歷史，孔家既能和政治的勢力相依賴相利用，孔家化之爲文化的中心，也是自然而然的。結果是不但能使孔教及其形成的文化垂諸二千餘年而不倒，而且能隨着中國版圖的擴充而傳播愈廣。中國的版圖若照本部的發展來看，是由西北而趨於東南，所以中國的文化也是由西北而趨於東南，但是空間上的傳播的廣遠之於文化的性質上，却沒有什麼關係。質言之，空間上的範圍，儘管放大，文化的性質，却是處處一樣的。

這樣看起來，南北文化的觀念，簡直就不能成立嗎？

我們的回答是：從我們的五帝三王所遺下，以及孔家所形成的中國固有的文化看去，南北之分是沒有的。但是從中國現代所有的和所採用的文化看去，則南北文化之分，也未嘗沒有可能的。我記得民國十三年五月間，河南省長李倬章發表過一篇很有趣的的言論，其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是下面一段：

「自古以來，只有北方人統治南方人；沒有南方人統治北方人。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南方孫中山最爲接近，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，乃不惜用苦肉計提倡新文化，改用白話文，藉以破壞北方歷來之優美天性與兼併思想。其實白話文簡直是胡鬧，他們說紅樓夢水滸是好文章，試問不會做文言的人，能不能做這樣一類的文字？至於新文化全是離經叛道之言，我們北方人千萬不要上他的當。」

閱了上面那段話的，也許免不得要捧腹而驚訝，這位堂皇的一省之長，竟會頑固和錯誤到這個田地。但是假使我們把他所說的新文化，未必一定是專指着民國七八年間所謂新文化運動，那麼他感覺到新文化是離經叛道的文化，同時這種新文化和南方有了特別的關係，而

和北方的文化處於對峙的地位，却非無稽之言。換言之，要是南方文化而和北方文化有了差異，那麼這個差異據史實而得到一個結論就是：

南方文化是新的文化，北方文化是舊的文化。

所謂舊的文化，就是我們的五帝三王所遺下，以及孔家所形成的文化，所謂新的文化，就是中西文化接觸以後，而從西方輸入的西洋文化。所以新的文化，和舊的文化的意義，又不外是：

中國文化，和西洋文化。

我們承認這種的南北文化的差異，不過是一種文化過程上，暫時的現象，從將來的眼光看去，也許是歷史上一種的遺跡，因為南北文化的差異，既是新舊的差異，則所謂舊的文化，逐漸消滅，新的文化逐漸發展。到了這時又只有了一種南北相同的文化，而沒有南北各異的文化。所以這種的南北文化觀，是有時間性的限制的。

其次我們因為見得在歷史上這些新的文化的策源，及其輸入的首衝，是在南方，所以叫做南方文化，正像中國固有的舊文化，是策源於北方，（指中國本部）所以叫做北方文化。又因新的文化的本質是西洋文化的本質，所以也可以叫做西洋化，而舊的文化却是中國固有文化，所以也可以叫做中國化。這種的南北文化觀是注重在文化的策源上，並非注重在文化的發展上。因為從文化的發展上看去，舊的文化的繁盛，固是趨於長江流域，就是新的文化的繁盛，也有進到長江流域之勢。

我們以為除了我們從這兩種文化的策源上着想，則中國南北文化的觀念，殊難成立。也許有些人說，中國的南方和北方，因為地理氣候物產以至言語上的不同，而生出南北文化的不同。這種見解也非完全沒有道理，可是就大體來看，整個中國的文化，是有了一個很相同的模型和內容；而且在文化較進步的社會，地理氣候和物產上的作

用，其力甚微。至於南北說話的差異，固是顯明，然根本上的文字是處處一樣。若細微來說，則廣東一省之內，甚至像中山一縣之內，也有好多不同的土音。所以要是南北的文化而有各異——比較顯明的各異，而值得我們用南北這兩個字來區別，則這個南北的文化，必定是新舊的文化，或是西洋和中國的文化。

我們這種結論，也許會引起一般人的疑問，這就是：所謂北方的文化，是中國本來固有的文化，而所謂南方的文化，却是一種舶來的西洋文化。把一種固有的文化，因其策源於北方而叫做北方文化，還可說得通，把一種從西洋運過來的西洋文化，因為從南方輸入來，而叫做中國的南方文化，其實却是西洋文化，顧名思義，安能與策源於北方的固有的文化，相提並論，而成爲中國的南北文化的差異呢？

我們的回答是：嚴格的「中國」文化，其實是本來的中國土人的文化。我們所謂中國漢族的文化，也許本來是漢族從西方帶來的文化，這個西方的所在，究竟在那裡，學者尚沒有正確的證明。不過所謂漢族本來不是住在「中國」的本部，是從別處移來的，這是無論何人，都要承認的。漢族既是由別處移來，漢族的最初的文化是，漢族自己創造出來，還是由他族或他處仿效來的呢？要是由他族仿效而來，那麼這個文化，並非漢族「固有」的文化。要是自己創造出來，然後輸入中國，那麼從西方那邊移到中國，有沒有受過他文化的影響呢？若說是受過，那麼這個文化還不能叫做固有的文化。若說是沒有受過，那麼嚴格來說，這個西方的文化，還是一種移植的文化，而非「中國」的文化，同時這個西方文化，又安知不是和現在這個西洋的最初的文化，有過關係呢？

其實絕對的本來固有的文化，是很少有的，這是一般人類學者所共認。所以所謂固有的文化這句話，嚴格來說，就不大妥當。而所謂

中國文化這句話，也許是指着中國人所創造的文化。但是中國人若能效法他人的文化，自己又能同樣的創造出來，這個文化，也不能不叫做中國文化，就使這個文化不是由中國人自己運輸，或仿效過來，而是由外邊人把她輸過來，而影響到中國文化，然後再由中國人模仿和創造，她也可以叫做中國文化。

這樣講起來，所謂西洋文化，若是的確為中國人所需要，的確是從南方介紹進來，那麼叫她做南方文化好像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。我們承認在所謂固有的文化尚深存在一般人的頭腦裡，同時在西洋文化的接受，尚為一般人所躊躇的時期，人們也許會感覺到這種文化是外來的文化，而非中國人自己的文化。但是假使過了千數百年後，中國人而完全是西化了，而且能將這種西洋文化再來發展下去，比起現在還要進步得多，則一二千年後，試問有誰還要來告訴我們，這種文化不是我們的文化呢？而且我們不應該採納這種文化呢？假使到了這個時候，我們聽了有些所謂衛道先生們，還是排斥這種文化，而要我們復返所謂固有的文化，則將來我們轉身一看，我們二千年來是沒有固有的文化的，而我們的六七千年的歷史，也因此而中斷了二千餘年了。

事實上不但是等到那個時候我們不會排斥一切的西洋文化，而復返固有的文化，現在我們已做不到了。比方我們現在擬寫一本中國從古至今的小說史，魯迅是我們免不得要採入的，然而這位狂人日記的魯迅是怎樣說過呢！他說：

「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上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，我仔細看了半夜，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，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（吃人）。」

這樣的魯迅，在衛道先生們看起來，怎能配得叫做中國小說家呢？



然而西洋人又告訴我們道，阿Q正傳的原本著者魯迅是中國的小說家呵。要是魯迅是個例外，我們且看林琴南先生。他老實是位衛道君子，他又是位大名的小說家，可是茶花女這類百餘種小說，嚴格來說，是不是中國的小說呢？小說固是如此，文化的其他方面，也是這樣。質言之，現在的西洋文化，逐漸的成爲我們文化一部分，而爲我們所不能排斥。

平心來說，假使我們始終不變我們數千年來的頑固誇大，以及排外的態度，我們終沒有法子去走出這種惟有束手待斃的圈子。三百餘年來，也許是一百年來的經驗，已給我們不少的教訓，而最近的東北風雲不外是甲午庚子所種下的種子的花果。要是我們今後還不把這些西洋文化當做我們的自己東西，而提倡之，發展之，則我們終沒有法子來達到西化的路。至多只會享受西貨，而致財竭力盡，長此以往，中國前途，尙何堪問！

從西洋輸入來的文化，一到我們肚子裡而起消化的作用便是我們自己的文化；因爲她是我們自己的東西，而且是我們目前所急需的東西，爲什麼我們不努力去提倡和發展呢？她既是我們自己的東西，而其策源——也許是在最初輸入的中心，又是南方，那麼叫她做南方文化，像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，是策源於北方，或是最初是由北方輸入而叫做北方文化，好像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。

然而這種新文化，或是西洋文化，究竟是不是策源於南方，或以南方爲輸入之中心呢？

要答這個疑問，我們應當看看我們中國西化的歷史，並且要將西洋文化的全部分析起來看看她所包含的各方面，或是最重要的數方面的輸入和攝取，是否策源於南方。